

一生奉獻 YEP 的 PDG Jimmy 李啟銘

台北中城網路社／P Dolly 杜孟玲



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蠟燭，而是火炬。我們一定要讓它燃出光明與燦爛，然後交給下一代——蕭伯納」

二戰結束，60 年代開始，國際扶輪開始展開 YEP (Youth Exchange Program) 活動，認為透過派遣 15 至 18 歲扶輪社友第二代的子弟，至世界各扶輪家庭，做為期一年之文化交流體驗，期望藉由互相瞭解文化與語言之後，能逐漸消弭仇恨，繼而重建全球和平與新秩序。台灣時值戒嚴，國民出國有諸多限制，對青少年出國管制更甚，台灣各扶輪社對於 YEP 活動，也是所知有限。

若要說起現在國際扶輪在台灣，推動極為成功的青少年交換計畫，就一定會談起 PDG Jimmy 李啟銘前總監。他謙說青少年交換和他的人生經驗息息相關，影響他深遠。1966 出差至歐洲，心中受到外國文化洗禮的澎湃，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：異國文化的震盪，而讓一個人的思維改變。第二次則是 1980 年，台灣那時候的環境，並沒有完善的交換學生接待計畫，澳洲交換學生因好奇、愛玩，也想賺點零用錢的心理驅使下，和其他外國學生一起在台北車站賣血而暈倒。經延平社接回，由 PDG

Jimmy 接待五個月。當年的交換經驗影響了這位澳洲孩子，也影響了 PDG Jimmy 的家庭。彼此都十分珍惜這份情緣，至今一直保持聯絡。PDG Jimmy 很高興，今年十月在 PDG Jimmy 的贊助下，她將帶夫婿重遊台灣。

1992-93 年度 Jimmy 擔任地區扶青團主委，開始為扶輪青少年服務；1993-1994 年度國際年會在台北舉行，當時的前總監 PDG Hy-Line 請他擔任大會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，但是他不知國際年會還要為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舉行「會前會」。於是，緊急情商日本的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主委 PP 清水，在台北福華飯店代為主持，總算順利完成國際年會例行的「會前會」。雖然交差，Jimmy 因此要求自己，定要努力學習、深入瞭解、四方請教、鑽研探討，並向 RI 索取「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」的種種文獻資料，請專人譯成中文，共三冊。廣邀國內有能力、有興趣在 YEP 這一塊服務的社友研議，並展開「取經」之旅，先後多次到日本、美國參加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會議。同時，邀請有經驗的日本社友來台向台灣社友，演講解說。之後，擔任地區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主委多年。以 YEP 實務為基礎，直接接觸學生的問題，並解決學生的問題。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計畫能有良好的基礎，PDG Jimmy 功不可沒，對 YEP 卓越的貢獻，有目共睹，深獲一致肯定。

推動 YEP 沒有想像中的容易，當時民風保守，剛開始沒有人要讓孩子出去，1996-97 年度只有中和社、中和東區社和現在 3520 地區一個扶輪社響應，派出 Outbound 學生 3 人，Jimmy 個人獎勵每名學生 US\$1,000 元，懷著忐忑的心情把孩子送出去。接著，面對來台 Inbound 的 3 名外國友社子女，Jimmy 對每名學生也是獎勵 US\$1,000 元，但是，入境及就學問題一個接著一個，每天解決，每天都有新的學習。政府對於外國學生來台，並無任何規定而且就學問題亦無先例可循。

雖然，一開始對於如何運作「青少年交換計畫」的工作，每一個人都一無所知。但大

家都認同這個計畫是很好的，這會是學生一生受用無窮的機會。早期 3480 地區家長自付機票，接待、派遣所產生的其他費用均由扶輪社贊助，並沒有要求家長回饋。共計有 20 幾個派遣學生受惠。Jimmy 認為社友對參與的意願很重要，扶輪社並非社會企業，只能奉獻。YEP 有它深遠的影響。鼓勵 YEP 服務計畫，未來一定可以開花結果，再辛苦都值得。這樣的驅動力，感染社友們群策群力，開始加入。



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台灣 YEP 服務計畫，自有一套準則，已不可同日而語。現今，科技拉近人們的距離，大眾普遍重視子女的語言教育與國際觀。相對的，整個社會已經十分能接受外國學生。想當初，大家害怕接觸西方文化，怕孩子忘本。一年的時間其實很短，無法抹煞深植於心的文化。結果，出去的孩子盡說自己家庭、學校、國家的好話。送出去的學生們反而更肯定自己的文化。當然，也有例外。曾有學生回台一星期，就向父母表示：他要再去美國。這樣的例子讓我們警覺，孩子的心理各有不同。於是有「文化衝擊」與「反文化衝擊」的課程加以教導。其實，「文化衝擊」與「反文化衝擊」都是好現象，兩個文化的融合，孩子自己會走自己的路，朝向更獨立、更好的生活方向，做一個多元文化的國民、多層次文化思想的世界公民。我們堅持不做單向的交換，唯有互相認同不同文化，世界才能變得多元而且更豐富。當台灣的學生走出台灣，跨入世界，同時迎接其他國家的學生，認識台

灣的美景、文化和風土人情。互相交流於焉產生。

只捐錢，雖也是功德。但是，自身領悟到的感受、獲得到的提升，力道少了許多。親手做服務，才可以激發社友對社會付出正向能量，尤其，所有 RYE 的工作都是自己親自做，體會特別深刻。Jimmy 以自己為例，多年來他透過對 YEP 的參與，明白：擁有財富的人必須對社會負起更大的責任。成功往往是社會上許多人努力的結果，許多人的促成，才讓我們坐享利益。挫折、失敗、成功、勝利，無法丈量，在人生的過程有如曇花一現。對 Jimmy 而言，無所謂失敗與成功，失敗和成功只是自己心理的感覺。因為失敗促進改進，沒有失敗沒有改進。他鼓勵年輕人要勇於為失敗負責，以失敗為改進的依據，不可因失敗而懷憂喪志。所以，當成功和勝利到來，懂得珍惜與回饋。現在，Jimmy 每年捐 300-400 萬給世界展望會、慈濟、永安國小、大同大學等。吃水果拜樹頭，飲水思源，感恩回報的意味濃厚。

2002-2003 年度擔任 3480 地區總監，Jimmy 曾經深深被一位在美國中部，做了五年地區 RYE 主委的卸任演說感動：「有人說我可以更上層樓，到 RI 服務。我選擇回到自己的扶輪社，因為我想要更接近學生，更接近青少年交換的工作。」重視基層穩穩扎根，從服務培養能力。能夠回到社裡，由社開始將青少年交換的工作做好。接觸基層的工作，心理比較踏實。Jimmy 常存感恩心、藉由服務不斷付出，關懷、幫助他人，有機會就試圖開啟學生那扇緊閉的心門，期望培養青年，發揮潛能，尤其是瞭解異國文化，擴大視野。他說：做完總監後，更要回到扶輪社，只是一介扶輪社員，平起平坐以身作則，回到扶輪原點，真好！

功成身退後，現在受邀參與基金會主要會議時，Jimmy 喜歡只待在角落為後起之秀喝采，Jimmy 說現在他只是參與並鼓勵繼任者而已。真正對多地區有貢獻的社友中，他特別推崇台北社 PP Hydraulic、大龍峒社 CP James 與

延平社 PP Joe 三人。Jimmy 希望和學生多接近，透過了解，做為學生最有幫助的後盾。感慨現在一般學校通才教育，並沒有教我們如何做人。學生



會有改變是因為他開始知道怎樣做人，但凡大徹大悟之後，會一如基因的改變，對一生有巨大的轉變。走精神層次的路是艱辛的，但由基層能力的發展，才是正路。

有些例子一生受用。候鳥每年經過丹麥，有一回一隻候鳥受傷，經人悉心照護，下一個冬天野放時，它卻飛不起來。Jimmy 說發人深省的例子還有：經營之神王永慶一有理念，不給答案，只頻頻詢問主管如何達成。如此的訓練，當公司當在環境變遷時，是可以平安地走過大風暴。社要每一個人參加，每一個人親手感受服務的熱度。社長如何和主委做計畫？如何和主委讓社發展？多問主委，了解他的想法。要世界沒有戰爭，必須推動 YEP，多麼重大的使命。Jimmy 認為：「青少年交換是十分專業的問題，浸潤十年才窺其一，大家都應更虛心學習。扶輪人唯有不分層級，通力合作才能做好青少年交換的服務工作。」

目前，YEP 改稱為 RYE(Rotary Youth Exchange)，台灣 RYE 七地區各自努力，每個地區都在學習。Jimmy 認為：如此，可以培養各地區領導人才和 RYE 專業人才，大家的成果也會互相觀摩、學習，廣泛嘉惠各個地區。是否聯合並不重要。以多地區基金會

(RYEMT) 為例：基金會以他的辦公室為辦公室，平常辦公室沒人，久久才開一次會，多地區幹部們分散在自己的地區作業，每一個地區都能分工做好自己的工作。RYE 對整個社會有正面的影響，大家一心為年輕人、為社會做事、為社會造才，非常有意義。Jimmy 主張：參與 RYE 的扶輪社要編列預算，按部就班地學習付出奉獻的精神，學習與服務以及 RYE 的成果會帶來喜悅的成果。他日學生對社會有貢獻，歷史自有評斷。社友做得到，社友應該奉獻，因為我們是扶輪社友，奉獻犧牲是應該的。

最後，Jimmy 為我們講了一個故事：美國初期鼓勵種植小麥，每年比賽「單位面積收成產量最高」，得主總是同一位，當記者採訪他獲勝的祕訣時，他的分享如下：「我每年將得獎小麥種子分贈給鄰田。因為麥子長穗時最重要，雌蕊、雄蕊要靠風媒傳播，好的基因決定好的品種。但是，我並不知道長穗時會吹什麼風，所以，唯有鄰居們也有好種子，我的麥田才會有好收成。」樂於分享，自己將得到最好的回報。